

● 徐名涛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忧郁症患者



徐名涛 著

忧郁症患者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忧郁症患者 / 徐名涛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5. 11

ISBN 7-5059-2350-1

I. 忧… II. 徐… III. 言情小说: 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9391 号

忧 郁 症 患 者

徐名涛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2 插页 311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300 册

*

ISBN 7-5059-2350-1

I·1720

定价: 16.80 元

故事梗概

作家高文是个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忧郁症患者。他迫于对名誉的焦虑和道德的压力，娶了“女诗人”郝青为妻。高文终日神情沮丧，内心忐忑，他想藉“猎艳”刺激他的创作灵感和激情。安徽姑娘盛珠是高文“猎艳”的产物，但盛珠的善良和为丈夫所作的牺牲，打动了高文。干善子小姐与高文萍水相逢，高文被她的青春美貌、热情和大胆所吸引。干善子要做高文的妻子，高文惧怕郝青纠缠。当干善子柔情似水地抚摸着高文与之纵情驰骋时，干善子却在酝酿着杀死郝青的计划。盛珠将丈夫柯迪接到北京治病，夜晚，柯迪无意间看到盛珠与高文亲热的场景，柯迪的精神遂受到更深重的刺激。盛珠为了替柯迪支付昂贵的医疗费，卖身赚钱；柯迪“病愈”出院却向盛珠举起了刀……高文不能接受这般现实，强刺激下的紊乱使他冲向郊外的铁轨……

第一部

第一章

高文情绪不振的时候，喜欢到天安门广场转悠，藉广场的宽阔敞亮来消散内心的阴霾。当然，这都是多年前高文刚来北京时候的情形了。

那时候，高文走进天安门广场，心中甚至会升起古代帝王万里辟疆、弯弓射雕的历史豪情。

酷暑中的一天，高文神差鬼使、莫名其妙、恍兮惚兮地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一种异样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从未来过这世界第一广场，而实际上高文只是与这片无与伦比、堪称一绝的广场久违了。

诧异迷惑之中高文的目光在搜寻着什么，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东侧的历史革命博物馆和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交相辉映，依旧气势磅礴、宏伟壮观，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肃立的武警战士矫健而端庄。

高文明白了，他是在搜寻“猎物”。

北京的一些旅游景点，火车站、地铁口等热闹繁杂的地方，常常是高文搜寻“猎物”的猎场，在伟大的天安门广场猎艳高文虽觉不妥，但置身于这种热闹场合他的目光总是变得贪婪而迷乱，那些外地游客只要是女性，相貌俏丽的女性，他凭经验能很准确地判断出谁能上钩谁不能上钩。

这种散兵游勇式的猎艳生活是流浪作家高文的一种重要的人生体验和乐趣。

盛珠就是在这时候被高文捕捉到的。

盛珠背着一个硕大的牛筋包，在向一位警察问路的时候，引起了高文的注意。

高文一眼就看出这位姑娘是第一次来北京。姑娘出于一种约定俗成的心理状态，找警察问路而不是找其他人，这一点就足以让高文对姑娘的情况了解一二了。

高文走过去的时候，高个警察已回答完了姑娘的问题，正转过身朝着对讲机说着什么。

高文猛然意识到今天是个很特殊的日子。高文对政治已厌恶至极，不愿多想，而是朝着那个姑娘走过去。

她正要下过街通道过马路。

“你是要去山花旅馆？”

“嗯，”姑娘转头打量高文的时候，脸上没有丝毫的慌乱。
“你刚才听到了？”

“山花旅馆在东直门。我知道那地方。跟我一道去吧！”

高文不看着姑娘，使用的是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

“你也去那儿吗？”

“你大概是南方人吧？”

“我是说，你也去那儿吗？”

姑娘没有回答高文的答非所问，而是重复着自己的问题。何况语气也不客气。高文似乎隐隐感到这姑娘有点特别。

“是的，顺路。”高文说。

“太好了。”姑娘喜形于色。

“你叫什么名字？”高文开始打量姑娘。她的个儿很高，身材很诱人，头发的式样也不俗气，是一种大街上常见的那种短发，令高文不能忍受的是姑娘的头发上、脸上和身上布满灰尘，太脏，高文甚至有些后悔了，不该和这么一个脏姑娘闹什么故事。

姑娘迟迟疑疑地说：

“我叫盛珠。大哥，您呢？”

高文想了想，说：

“我叫高文。”

“那我就喊你高大哥吧。”

“你是第一次来北京吧？”高文问道。

“是第一次来。”

“你怎么跑到天安门广场来了？”

“对我来说，”盛珠说，“天安门广场就是北京。北京就是天安门广场。我是一下火车就来这儿的，否则其它什么事我也无心去做。看看真正的天安门广场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高文领着盛珠来到了前门地铁站，乘上了驶往东直门方向的地铁列车。盛珠象依偎着一个亲近的人那样依偎着高文。高文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恍恍惚惚，他不知道这么草率地在这个下午把宝押在她身上有没有价值。就目前来讲，高文还没有产生和这个姑娘做爱的愿望。

盛珠没有回答他来自何方，从装束神情上高文判断她来自南方的小城镇。高文没想到她会使用“梦寐以求”这个成语。高

文觉得来自僻远地方的初闯北京的姑娘，即便知道“梦寐以求”这个成语，也不会轻易说的。

从地铁口出站之后，高文领着盛珠来到了山花旅馆，盛珠一直以为高文真的是顺路领她来的，姑娘再也没想到高文是别有用心。

高文没想到他重新走到地铁口的时候，盛珠从后面撵来叫住他。

“高文，高大哥，”盛珠气喘吁吁，身后还背那个硕大的牛筋包，“你现在去哪儿？”

“回家。”

高文神情沮丧。他把盛珠送到山花旅馆门口就走了。姑娘感谢的话语他也不愿听，他只感到自己有些荒唐。盛珠追来的时候，高文甚至有些厌烦。

“你是专门送我来的，是吧？”

“可以这么说。”

“你真是好人。”

盛珠由衷叹道。盛珠那略略凹陷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依恋的神色。

高文在她的这种目光下倏然产生一丝内疚的心绪，如果姑娘不像现在这样脏兮兮的，他不会把她送到山花旅馆就走的，这个无聊而炎热的下午对高文来说是非常难耐的。

高文不是那种“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梨一筐”的主儿，只是高文觉得眼前的姑娘未免太脏了。

高文最怕脏。

高文自己也不明白他为何怕脏胜于怕性病、艾滋病。

盛珠其实很有几分姿色，这种姿色被高文的畏脏心理掩盖了。

盛珠是坐了近二十个小时的火车抵京的。盛珠出现在高文面前的时候，盛珠的耳畔还回响着铁轨和车轮撞击的轰鸣。

高文也知道盛珠身上的脏污是乘火车留下的，显然不是她本身固有的，但高文还是不能释然。

“高大哥，”盛珠可怜兮兮地说，“你帮忙就帮到底吧，晚上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住的地方？”

“怎么啦，山花旅馆客满了？”

“不是。”盛珠愣了一下，说，“不瞒你说，我现在吃一顿饭的钱也没有。哪儿有钱住旅馆。我是从安徽来的。我们镇上的一个姑娘在山花旅馆当服务员，跟我是同学，我就是冲着她来的。可她已不在这儿干了，老板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找到她，她自然会安排我食宿。可现在，我……怎么办呢？”

高文的冲动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动使他的神色既慌乱又滑稽。

“你愿意跟我住吗？”高文问道。好多年之后高文还常常想到当时的情形，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种以恶作剧形式开始的故事会演变成日后不可铭忘的一切。

高文清楚地记得，盛珠那一会儿的表情是被动而又平静的。

盛珠说：

“愿意。”

第二章

高文的房子是租的。这是二层楼上的一个两居室。高文从新疆流浪到北京，经朋友介绍租了现在的房子。和房东——一个孤寡老头合住，月租金 300 元。

老头说话含混不清，高文住进来好几年了，至今老头说十句话高文也只能听懂七八句。

高文领着盛珠上楼梯的时候，费神琢磨着怎样把一个谎言编圆，更重要的是怎样尽快让老头听懂他的意思。

在这之前，盛珠接受指令，关于自己的来历身份听凭他瞎编，不得插嘴。

打开门的时候，高文发觉老头不在家，顿时松了一口气。

盛珠放下包，说：

“有没有洗澡的地方，我身上太脏。火车上人挤得连脸也无法洗。我一辈子也没有像现在这么脏过。”

高文听了盛珠的话，心里顿生喜悦。

看来盛珠不是一个脏人。说不定还是挺爱干净的呢！

高文笑着说——这大概是他跟盛珠接触以来第一次露出笑容：

“年纪轻轻的，怎么就说一辈子啦？”

“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嘛。”

盛珠从包里掏出毛巾、香皂及其它梳洗用品，高文发现盛珠用的化妆品和洗发液均是上档次的，而且在一堆梳洗用品中还有一瓶包装很华丽的香水。

高文喜出望外。

“有洗澡的地方。我替你把淋浴器打开。一会儿就能洗。”

盛珠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高文几次产生冲动想闯进去跟她一起洗，但又害怕这样做盛珠接受不了。犹豫不决之中他的脸上出现阵阵潮红。

高文的经验里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开始失望扫兴，提不起兴趣，后是激动，震惊，不能自制，高文觉得盛珠也许会让她体会这种“逆转”经验。

事实上，高文的身体及心情已经“逆转”得他难以自制。

盛珠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浑身散发着一股毛茸茸的水蒸气。盛珠用毛巾裹着头，像一个贵族名门一样款款迈步，宽大的裙裤在交叉移动之中不时勾勒出她饱满结实的臀部。

高文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盛珠和大街上的盛珠已是天壤之别。高文的双眼射出的光晕淫乱而又迷惑。

在她弯腰的时候，高文蓦地从背后抱住了她，喃喃道：

“你真美，美极了，原来你……这么美，我简直觉得在做梦。怎么陡然之间‘换了人间’。”

盛珠挣脱开了，一半亲昵一半嗔怒地说：

“看你，像个馋猫。”

“太值得了！太值得了！”

高文痴人说梦似的自语着。

“什么太值得了？”

“噢……我是说……”

高文不敢说下文。开始的时候，高文根本不愿多看她一眼，在把她送到东直门的山花旅馆之后高文为自己的举动后悔不已，他不明白为何要在这么一个脏妞身上耗费这么长时间。

现在，高文莫名其妙地感到受宠若惊。直到盛珠洗澡之前，高文还在犯疑惑，他觉得不该为这个脏妞冒此风险。

高文的妻子在新疆，高文流浪到北京之后妻子一次也未来过，老头——房东至今不知高文的妻子长得什么模样。

高文领着盛珠若让老头看见，老头肯定认为这女人是高文的妻子，这样高文的妻子若真来了，饶舌的老头在诧异之中完全有可能让事情败露，对高文坚贞不渝的妻子遭此打击在高文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而现在，高文觉得所有的风险都不存在了，或者说所有的风险都是值得承担的。

盛珠朝脸上抹着粉，然后又抹口红、眼膏，一切装扮停当，盛珠转过脸朝高文媚然一笑，高文像遭雷击一样感到猝不及防。高文觉得这一切不是真的，如果不是梦，也是一种妄想。

“怎么样，”盛珠得意地说，“还满意吧？”

“难以想象！”高文拉着盛珠的手，“你施了什么魔法？”

盛珠缩回手。

盛珠觉得高文说话有点语无伦次。

这时候，高文在盛珠脸上看到了一抹忧戚之色，高文甚至

听到了来自盛珠胸腔的一声幽叹。

高文火一样的性欲受到了阻隔，他不知盛珠在这种关键时刻何以出现这种和做爱相去甚远的神色，唯其是关键时刻，所以格外让高文怦然心动。

“你怎么啦？”高文再次拉住她的手，柔声问道，“好像有什么心事！”

盛珠沉默不语。

盛珠在沉默不语之中把化妆用品一一收进包内。

高文凑近盛珠的身体，说：

“你是不是没钱啦？”

话一出口高文就后悔了，这显然是一句极不得体的话。但高文将错就错，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高文说：

“没关系。我会帮你的。在北京混，首先要找个工作，然后租个房子。这一切我都会帮你的。”

“工作好找吗？”盛珠终于开口说话。

“好找，像你这样的大美人，还怕找不到工作吗？我保证给你找一个好工作。”

“真的？”

“不过我可不敢把你介绍到那些经理风流倜傥的公司去，一去就没我的份了。”

“你怎么这样说话！”

“很抱歉。”

高文把手移到她的胸部，高文觉得自己插进了一片松柔浑圆的沙丘，直到这时，高文的激情再次被点燃了。高文的呼吸变得急促而断续。

盛珠依旧一动不动，两眼散发出一种痴呆而迷惘的神色。显

然，盛珠没有进入状态。

盛珠感到高文在她胸部的揉捏抚摸越来越使劲、用力，盛珠觉得有些疼痛，她垂下头，然后拿掉裹在头上的毛巾，说：

“轻一点，是肉，不是铁。”

高文不知为什么被盛珠的话激发出了更大的激情，他急切地把嘴凑到盛珠的嘴边，盛珠用手推了推他的下额，说：

“这就是开始吗？”

好多年之后高文才真正明白盛珠的这句话的涵义。

当时盛珠的神色并不像在问高文，而是自语。

盛珠的自语是一种对命运，也是对北京的诘问。

而高文当时却把盛珠所说的“开始”理解为他俩做爱的某种阶段。

高文说：

“是的，这就是开始。”

说完，高文就把自己的嘴强有力地贴到了盛珠的双唇上。

高文觉得盛珠的嘴唇饱满而滑腻，高文贪婪地吮吸着，磨擦着。

终于，高文发觉盛珠也进入了角色。

“上帝呀！”

高文在心中叫道。

高文的信仰中没有上帝，虽然他也常惊叹：“上帝呀！”这不过是受妻子影响罢了，高文的妻子有事没事喜欢说：

“上帝呀！”

不过这一次高文的惊叹是含有虔诚的成份的，这对高文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高文是在跟盛珠酣战之后，又经过短暂的休整，从卫生间

出来，看到房东老头儿进屋的时候发出这声上帝之叹的。

如果老头提前半个小时进屋，老头被眼前的情形非吓昏了不可。

他和盛珠是在客厅的沙发上完成了这次做爱的全过程的。

老头儿打开门就会一目了然。

老头儿当然有钥匙。

而老头儿打开自家大门的时候一切都收拾好了，盛珠坐在沙发上，衣服早就整理好了。老头儿一进屋她就知道是房东。好像事后想起来才感到可怕，盛珠在见到房东时的神态和高文截然不同，盛珠平平静静，泰然自若，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而高文则慌乱异常又庆幸无比，“上帝”之叹里充满着饱满的内疚。

盛珠始料不及的是，高文在介绍她的时候居然说他是她妻子。

而且老头儿一下子就听明白了。

跟高文的房东接触多了，盛珠得出这样的结论，老头儿的耳朵有时背有时不背，对敏感的，或者说他感兴趣的话题他总是听得很明白，反之他则颠三倒四地问，显得混沌不清。

“噢，是媳妇，”老头转问盛珠，“刚来吗？”

“嗯。”盛珠不知所措地答道，狠狠地瞪了高文一眼。

高文在恐慌中似乎没有意识到他撒下的这个弥天大谎的严重性，说：

“施大爷，今天遛弯儿遛得时间长！”

施大爷两眼直直地盯着盛珠看，如果不是看他满脸白须，一大把年纪，他的这种目光完全可以说是不正常的，甚至是暗含欲望的。

“要乘好几天火车吧？听说新疆离北京有四五千公里哩！”

盛珠支支吾吾，不住拿眼瞥着高文。在这之前，对高文她